# 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六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第二十六

初平元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天下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曰夫廢立事大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

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以紹為渤海太守癸丑卓殺弘農王卓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於王曰服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爾不肯強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宫人飲藥王自歌曰天道易兮運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往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悼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坐者皆

悲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為吏民妻矣自愛從此與卿辭遂飲藥而死帝聞之降坐盡哀是時兾州刺史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渤海太守袁紹東郡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河内太守王匡濟北相鮑信後將軍袁術議郎曹操等並興義兵將以誅卓衆各數萬人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操行奮武將軍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誅卓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卓以堅為破虜將軍兾其和弭堅討卓逾

壯進屯陽人卓大怒遣胡軫呂布擊堅戰於建平堅大破之卓以山東兵盛欲徙都關中召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漢中興東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二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百官無敢應者司徒楊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諭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變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存光武受命更都洛陽此其宜也方今建

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宗廟宮殿棄先帝園陵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黄巾作亂所在賊起長安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木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帝故陶作瓦處一朝一夕可辦宮室官府此何足言百姓小人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失色太尉黄琬曰此大事楊公語得無可思乎司空荀爽曰相

國豈樂遷都邪今山東兵起非可一日禁也而關西尚
靜故當遷之以圖秦漢之勢也堅爭不止禍必有所歸
吾不為也卓使有司奏免二公二月丁亥太尉黄琬司
徒楊彪策罷初卓用伍瓊周毖之議選天下名士馥等
既出皆舉兵圖卓卓以瓊毖賣己心怒之及議西遷瓊
毖固諫卓大怒曰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二君計不敢
違天下心諸君到官舉兵相圖卓何相負遂斬瓊毖彪
琬恐懼詣卓謝曰因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

及為受罪卓不勝當時之忿既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禄大夫卓以河南尹朱儁為太僕以為已副儁不肯受因進曰國不宜遷必辜天下望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有司曰召見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至重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其所急臣之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有司不能屈於是朝之大臣及尚書郎

華歆等皆稱焉由是止不副卓卓愈恨之懼必為卓所陷乃奔荆州光禄勲趙謙為太僕王允為司徒守尚書令丁亥天子遷都長安卓留屯洛陽盡焚宫室徙民長安壬辰白虹貫日三月己巳車駕至長安長安遭赤眉之亂宫室焚盡唯有髙廟京兆府舍遂就都焉戊午卓殺太傅袁隗及其三子是時袁紹屯河内陳留太守張邈兖州刺史劉岱東郡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南陽豫州刺史韓馥大會酸棗將盟

諸州郡更相推讓莫有肯先者廣陵功曹臧洪升壇操血曰漢室不幸王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廣陵太守張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勠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致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監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横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卓兵強紹等莫敢

先進喟然曰舉義兵誅暴亂今衆已合諸君何疑而後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尊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為患今焚燒宫室刦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乃引軍西戰於滎陽諸軍敗散是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和及諸將西行不為民人保鄣始濟河黄巾已入其境青州殷實軍强和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

于霄出觀其政賞罰潰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臧洪領青州撫和民衆盜賊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夏四月以幽州牧劉虞為太傅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却災邪有益聖躬詔曰聞王者當脩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却邪者也允固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秘奥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王允與王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

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袁宏曰神實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王者崇德殷薦以為饗天地可謂至矣若夫六隱之事非聖人之道也匹夫且猶不可而況帝王之命乎五月司空荀爽薨爽字慈明朗陵令淑之子也年十二太尉杜喬師焉舉孝廉賢良黨事禁錮隱於海上又南匿漢濵黨事解辟命交至有道博士徵皆不就獻帝初董卓薦爽為平原相未到官徵為光禄勲至府三日遷司空當是之時忠正

者慷慨而懷道者深嘿爽既解禍於董卓之朝又旬日之間位極人臣君子以此譏之初爽兄弟八人號曰八龍爽最有儒雅稱先子或名重於世六月辛未光禄大夫种拂為司空卓發洛陽諸陵及大臣冢墓壞洛陽城中鐘虡鑄以為錢皆不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輪郭不可把持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百萬遼東太守公孫度自號為平州牧立漢世祖廟單于羌渠既為國人所殺其子孫於扶羅應立國人立須卜為單于於扶

羅詣闕訟會靈帝崩王室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寇冀州界百姓皆髙壁清野抄掠少有所得欲歸國國人不受遂止河東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韓馥袁紹自稱大將軍遣使推幽州牧劉虞為帝不聽復勸虞承制封拜又不聽然猶與紹連結二月丁丑相國董卓為太師夏四月卓西入關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寧輯將軍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校尉布在諸縣不

可勝紀以禦山東卓將至公卿以下迎之皆謁拜下卓
不為禮卓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可以服否嵩曰未知
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所不知爾
嵩曰昔與公俱為鴻鵠但今日復變為鳳皇爾卓乃大
笑曰卿早服可得不拜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
左中郎將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太師輔佐周
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之功德誠為
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西還然後議之卓乃止於是

卓乘金華青蓋車時人號竿摩車言逼上也卓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呼召三臺尚書以下皆詣卓府啓事然後得行築郿塢城與長安城等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行郿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誘北降者三百餘人於坐中先披其舌或斬其手或鑿其眼未死偃轉杯案之間會者戰慄失匕箸卓飲食自若初卓飲衛尉張溫乃使人誣溫與袁術通謀笞殺之刑罰

殘酷愛憎相害寃死者數千人百姓嚣嚣道路歎息孫堅自陽人入洛陽脩復諸陵引軍還魯陽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戇諸將軍慎之堅昔西征其計策略與人同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爾艾曰堅用兵不如李傕郭汜堅前與羌戰於美陽殆死無能為卓曰堅時將烏合兵且戰有利鈍卿令論關東大勢爾亦終無所至但殺二袁兒則天下自服矣建武初立宗廟於洛陽元帝之於光武父之屬也故光

武上繼元帝又立親廟於洛陽祭祀而已不加名號光武崩以中興之主更為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為禰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更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孝章不敢違命以更衣宜小別上尊號曰顯宗章帝崩遺詔如先帝故事和帝上尊號曰肅宗後帝遵承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崩鄧太后以尚嬰孩不列於

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殺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尊
號之奏以建武以來無毀者遂因陵號恭宗順帝崩上
尊號曰敬宗沖質帝皆年少早崩依殤帝故事桓帝崩
上尊號曰威宗靈帝崩而天下亂故未議祖宗之事於
是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
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
於七昭穆不定宗廟迭毀孝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
大夫貢禹始建斯議罷紬羣廟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

皆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初孝昭尊崇孝武廟稱世宗宗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宣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議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慎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烝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已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尊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

正夏侯之議故遂僭濫無有防限今聖朝遵復古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元帝為考廟遵而奉之孝明因循亦不敢毁元帝今於廟九世非宗親盡宜毁比惠昭成哀平帝五年而再殷祭孝安孝桓孝昭孝和孝靈在穆四時常陳孝和以下穆宗恭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竝之義從之

袁宏曰光武之繫元帝可謂正矣夫君臣父子名教之

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為者也蓋準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辯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是以高下莫尚於天地故貴賤擬斯以辨物尊卑莫大於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也未有違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倫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體者也未

學庸淺不達名教之本牽於事用以惑自然之性見君臣同於父子謂兄弟可以相傳為體謂友于齊於昭穆違天地之本滅自然之性豈不哀哉夫天地靈長不能無否泰之變父子自然不能無夭絶之異故父子相承正順之至也兄弟相及變異之極也變則求之於正異則本之於順故雖經百世而高卑之位常崇涉變通而昭穆之序不亂由斯而觀則君臣父子之道焉可忘哉董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隷校尉誰可者允曰唯

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然則有餘不可假以雄職也乃以勲為越騎校尉卓又畏其司戎復出為潁川太守頃之徵還京都公卿見卓皆拜謁勲獨長揖與卓爭論旁人皆失色而勲意氣自若初河南尹朱儁數為卓陳軍事卓曰我為將百戰百勝卿勿妄説且汙我刀鋸勲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明公猶未及武丁也卓謝曰戲之爾勲强直而内懼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慙無以報先帝勿受賻贈卓心雖憾勲然

外示寛厚表賜東園秘器送之如禮勳字元固燉煌廣至人舉孝廉為漢陽長史素與武都蘓正和有隙及正和為州從事劾武威太守倚權貴恣行貪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自解以訪勳或勸勳曰因此報仇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乗危非仁也忠仁棄之人將不食我餘乃諫鵠曰夫緤食鷹鸇欲其鷙也鷙而烹之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而求見勳勳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蘓正和也怨之如初黄巾之起故武

威太守黄儁被徵失期鵠欲奏誅儁勲為言得免儁以黄金二千斤與勲勲謂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涼州刺史左昌因軍法斷盜數千萬勲諫不聽乃怒勲使屯河陽欲因軍法罪之而勲數有戰功詔書勞勉馬邊章之反圍昌逼急昌以檄召勲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曾常疑不肯應檄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鉞今之從事豈重於監軍哉曾常懼乃從勲至冀親責數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

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得自分明今我罪已重不可復降也皆泣涕而去會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勲與州郡并兵救育至狐槃為羌所破勲被三創前陣多死勲乃手指木表曰使國家尸我於此羌滇吾素為勲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清賢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以馬與勲勲曰吾欲死不去也衆曰金城購君羊萬頭馬千匹欲與君為一勲咄咄曰我死不知也羌

遂因勳勳辭氣不撓羌不敢害送還郡於是以勳為漢陽太守民饑相食勳調穀廩之諸富室或匿不肯出勳曰吾知罪矣乃自出家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冀倉者二千餘斛賴勳以得存者千餘人六月丙戌京師地震卓問蔡邕邕對曰地震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乘金華皁蓋車秋七月司空种拂以地震策免癸卯光禄勳淳于嘉為司空董卓既入關袁紹還軍延津使潁川荀諶說冀州

刺史韓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向東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柰何諶曰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也且已同盟當今為將軍計者莫若舉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友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

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别駕閔純治中李歷騎都尉沮授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冀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乃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既有冀州辟授為别駕從事紹謂授曰今賊臣作變朝廷遷移孤歷世受寵欲竭命致死以復漢室然桓公非夷吾不能成霸越王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

君勠力同心共安社稷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廢立之際則忠義憤發卓雖凶暴弗能加兵昔相如叱秦晏嬰哭莊方之將軍曷足以喻單騎出奔則卓懐怖懼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黄巾散亂黒山跋扈舉兵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黒山則張燕可滅迴師北首則劉虞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順從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用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

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敢禦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孤之本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表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初潁川人荀彧字文若舉孝廉爲亢父令見天下將亂棄官歸家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今有變常爲兵衝密雖有固適可避小寇不足以扞大難宜亟去鄉里人多懷土不能從也韓馥遣騎迎焉會袁紹襲冀州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任彧知紹不能

有成也遂去紹歸曹操操見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司馬時董卓兵強山東震恐彧說操曰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操善之丙寅太尉趙謙久病策罷辛酉太常馬日磾為太尉公孫瓚以劉備為平原相十二月録從入關者功封侯賜爵各有差司徒王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户固讓不受尚書僕射士孫瑞說允曰天子裂土班爵所以庸勲也與董太師竝位俱封而獨勵高節愚竊不安也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户是歲長沙武陵

人有死者經月復活占曰至陰為陽下民為上將有自微賤而起者也

後漢紀卷二十六

後漢紀卷二十七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第二十七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輔遣李傕郭汜張儕賈詡出兵擊關東先向孫堅堅移屯梁東大為傕等所破堅率千騎潰圍而去復相合戰於陽人大破傕軍傕遂掠至陳留潁川荀彧鄉人多被殺掠帝思東歸使侍中

劉和出關詣其父太傅劉虞令將兵來迎道經南陽袁術利虞為援質劉和不遣許以兵至俱西命劉和為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術公孫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乃止虞虞不從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初五原人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既殺丁原董卓信愛之誓為父子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卓性剛褊忿不思難嘗以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

捷避之為卓致謝卓意亦解由是隂怨卓卓嘗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自不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内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遂許之夏四月辛巳帝有疾既瘳大會羣臣於未央殿卓置衛自其營至於掖門士孫瑞使騎都尉李順將吕布親兵十人偽著衛士服於掖門卓將出馬敗不進

卓恠之欲還布勸之遂行入門衛士以戟刺之卓衣内有鎧不入傷臂墮車大呼曰呂布何在對曰在此布曰有詔趣兵斬之卓駡曰庸狗敢如是邪遂斬之卓母子皆誅之尸於市司徒王允使人然火卓腹上臭乃埋之

卓字仲頴隴西臨洮人少好任俠嘗遊羌中盡與諸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相與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之桓帝末卓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有才武膂力

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稍以軍功遂至大將軍卓之死蔡邕在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國之大賊弑主殘臣天地所不覆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國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大誅而更嗟歎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使吏收付廷尉治罪邕謝允曰身雖不忠猶識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說豈當以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言謬出患入亞謂邕也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

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微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受謗議遂殺邕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博學有雋才善屬文解音聲伎藝幷術數之事無不精綜初辟司徒府吏遷郎中著作東觀以直言被刑初太尉董卓見邕甚重之舉高第補御史又轉治書御史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左中郎將封高陽侯於是以呂布為奮武將軍假節開府如三公初黃門郎荀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謀曰董卓無道

甚於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强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

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挾王命以號令天下桓文之

舉也事垂就而發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笑

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棄官歸鄉里兖州刺史劉岱為

黄巾所殺東郡太守曹操為兖州牧擊黄巾破之降者

三十餘萬人五月丁未大赦天下征西將軍皇甫嵩為

車騎將軍董卓既死牛輔為其麾下所殺李傕等還以

輔死衆無所倚仗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

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賈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
殺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
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
奉國家以正天下若不濟走未晚也衆以為然遂將其
衆而西所在收兵攻至長安衆十餘萬卓故部將樊稠
等合兵圍長安劉表與袁紹連和袁術怒召孫堅攻表
戰於新野表退屯襄陽堅悉衆圍之表將黄祖自江夏
來救表堅逆擊破祖乘勝將輕騎追之為祖伏兵所殺

堅子策權皆隨袁術六月戊午長安城陷吕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奔冀州傕等入城内殺太常种拂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死者數十人司徒王允挾乘輿上宣平城門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作福而乃放兵縱横欲何為乎傕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辜為吕布所殺欲為卓報布不敢為逆爾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已未大赦天下拜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甲子李傕殺故太

尉黄琬司徒王允及其妻子衆庶為之流涕莫敢收允故吏京兆趙戩葬允上以允為忠封其孫異為安樂侯

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容儀雅重非禮不動郭林宗稱允曰宰相才也與之友善仕為郡主簿太守劉偉受宦者趙津請託召中都路拂為五官掾允以拂狡猾不良封還偉教至於四五坐鞭杖數十終不屈撓拂由是廢棄而允名震遠近拂富於財賓客數百深怨允常欲害之允從者不過數人每與拂遇允常坐車中按劒叱之拂

輒不敢當辟司徒府稍遷豫州刺史黃巾賊別黨起於豫州允擊大破之於是賊中得中常侍張讓書允具以聞靈帝帝深切責讓讓辭謝僅而得免讓由是怨允譖之於靈帝帝詔徵允治罪道遇赦還官後百餘日復見徵太尉楊賜與允書曰若以張讓事百日再徵宜深思之允故吏流涕進藥允棄而不飲會大將軍何進請允得減死一等遂變名姓隱遁山藪後何進表允為從事中郎遷河南尹太僕及在公輔值國家禍亂允外相彌縫

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國中皆倚允卓亦雅信焉卓既死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或說允曰卓部曲素憚袁氏而畏關東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不若使皇甫嵩領其衆因使屯陜以安之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拒險屯守陜雖安涼州人而疑關東之心也呂布將奔謂允曰公可去矣允曰

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其不獲則殺身以奉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險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當以國家為念黃琬字子琰太尉瓊之孫也為五官中郎將所選舉皆貧約守志者諸權富郎共疾之搆琬以為黨遂免官禁錮幾將二十年司空楊賜深敬重之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權為青州刺史遷侍中尚書中平末涼州叛大將軍出征軍調不足富殖之徒多以財為官者或起家為州郡琬由是奏太尉樊稜

司徒許相皆竊位懷禄苟進無恥終無匡救之益必有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雖急禮義廉恥國之大本也苟非其選飛隼在墉為國生事此猶負石救溺不可不察頃之遷右扶風歷九卿徵為豫州牧值黄巾陸梁民物凋敝延納豪俊整勒戎馬征伐羣賊威聲甚震是時上遣下軍校尉鮑鴻征葛陂賊鴻因軍徼發侵盜官物贓過千萬琬乃糾奏其姦論鴻如法琬既名臣又與王允同謀故及於難傕兵之入長安太常

种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宫去將安之遂戰而死拂字穎伯司徒暠之子也拂子邵為使者嘗迸於卓左遷涼州刺史徵為九卿辭曰我昔盡忠於國為邪臣所妒父以身徇國為賊所害夫為臣子不能除殘去逆何面目復見明主哉三輔之臣聞之莫不感慟焉初南陽何顒河内鄭泰好為竒畫顒逮郭林宗與之遊學及黨事起顒以被禁錮乃變姓名亡匿汝南所至皆結豪傑名顯荆豫之間靈帝末君子多遇禍難顒

歲中率常再三私入洛陽為人解釋患難泰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王室西遷泰以尚書郎從入關是時京師饑乏士人各各不得保其命而泰日與賓客高會作倡樂仰泰全濟者甚衆長安既亂南奔袁術術以泰為揚州刺史未至而卒丙子前將軍趙謙為司徒尚書令朱儁之出奔也與孫堅俱入洛陽既而屯於中牟李傕等既破長安懼山東之圖己而畏儁之名傕用賈詡計使人徵

雋軍吏皆不欲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
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均力敵内難
必作吾乘其弊事可圖也遂就徵為太僕秋七月李傕
使樊稠至郿葬董卓大風暴雨流水入墓漂其棺槨庚
子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録尚書事八月辛未車騎將軍
皇甫嵩為太尉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持節鎮關東
初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據其郡南陽户口數
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發無度百姓苦之既而與紹有

隙又與劉表不平引軍入陳留曹操袁紹會擊術大破之術將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李傕等欲術為援因令日磾即拜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日磾趙岐俱在壽春岐守志不撓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日磾欲去術又不遣病其所守不及趙岐嘔血而死九月揚武將軍李傕為車騎將軍封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為後將軍封郿陽侯樊稠為右將軍封萬年侯傕汜稠

擅朝政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也弘農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共圖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起兵倚卓卓死傕汜攻破京師遂騰將兵救天子是月遂屯郿騰屯鄠司徒趙謙以久病罷甲申司空淳于嘉為司徒光禄大夫楊彪為司空録尚書事冬十月荆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為荆州牧初弘農王唐姬者故會稽太守唐瑁女也王薨人欲嫁之不從及關中破為李傕所略不敢自說也傕欲妻之唐姬不聽尚書賈詡聞之

以為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為弘農王妃李傕舉博士李儒為侍中詔曰儒前為弘農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宜加罪辭曰董卓所為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丁卯日有重暈太尉皇甫嵩以災異策免光禄大夫周忠為太尉録尚書事嵩字義真規之兄子也善用兵為將飲食舍止必先將士然後至已乃安焉兵曹有所受賂者嵩曰公素廉必用之也出錢賜之吏慙即自殺董卓之入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説嵩曰漢室微

弱宦豎亂朝卓既誅之不能盡忠奉主而廢立縱意今徵將軍禍大則憂危禍小則困辱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奉迎天子發命海内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則成禽矣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殺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詣卓請嵩卓免之華嶠曰臣父表每言臣祖歆云當時人以皇甫嵩為不伐故汝豫之戰歸功於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蓋功名者士之所宜重誠能不爭天下莫之與爭則怨禍不深矣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度無有變色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馬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立司候不明疑誤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幽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微焉能不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不從於是避正殿減膳不聽事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徐州刺史陶謙遣使奉貢以謙為徐州牧癸酉無雲而雷六月華山崩東海王子琬琅邪

王弟邈詣闕貢獻以琬為平原相邈為九江太守皆封列侯太尉周忠以災異罷太僕朱儁為太尉録尚書事己酉以平原相劉備為豫州牧是時新遷都宮人多無衣服秋七月帝欲發太府繒以作之李傕不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尚書郎吳碩素諂於傕乃言曰關東未平用度不足何乃製近幸衣服乃陵轢同寮尚書梁紹劾奏碩以凡器奉職天臺不思先公而務私家背奧媚竈苟諂大臣昔孔子誅少正卯以顯刑戮碩宜放斥以懲姦

僞若久舍不黜必縱其邪惑傷害忠正為患不細帝以碩僱所愛寢其奏是時帝使侍御史裹茂之詔獄原輕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善士為僱所枉者僱表之曰茂之擅出囚徒疑有姦故宜置於理詔曰災異數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解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七月甲午試耆儒三十餘人上第賜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矣今耆儒年餘六十離本土家

餉不到當展四體以餬口朕幼童始學者委農野朕甚愍焉其不在第者為太子舍人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宣平城門臨觀之賜博士以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井占曰民將徙天子移都其後上東遷之應也司空楊彪以地震策罷丙午太常趙温為司空録尚書事初公孫瓚與劉虞有隙虞懼其變遣兵襲之戒行人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瓚放火燒虞營虞兵悉還救火虞懼奔居庸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瓚引

兵圍之生執虞而歸是時朝廷遣使者殷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以瓚為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誅之於是虞故吏漁陽鮮于輔率其州人及三郡烏桓鮮卑畀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大破之斬丹既而持其衆奉王命帝嘉焉袁紹又遣其將麴義及虞子合擊瓚瓚敗遁走還易先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為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積粟三百萬斛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

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泼不如伏兵力田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事矣初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方蕩然莫有固志吾為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之士乎衆咸曰田疇其人也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時年二十二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悦之遂署為從事與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險遠寇虜縱横稱官奉使為衆所指今願以私行期於得通而已虞從之疇乃選年少勇壯募從二

十騎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出塞外傍北山直馳趣朔方循閒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甚義之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殺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故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我乎疇曰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

趙之士將蹈東海而死豈有思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而不誅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之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不能禮而拘囚之恐失衆心瓚乃遣疇疇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者亦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世遂入徐無山營深險平曠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賢良長者以為之主皆曰

善僉共推疇疇曰今來在此苟存而已將圖大事復讎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若君行之可乎皆曰可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並各遣屬通好疇悉撫納令不得為寇袁紹數遣使命又即授將軍印綬皆距而不受之十二月辛丑司空趙溫

以地震罷乙巳衛尉張喜為司空録尚書事分漢陽郡為永陽郡是歲袁術使孫策略地江東軍及曲阿揚州刺史劉繇敗績將犇會稽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陽不可往也不如豫章西接荆州北連河洛若收合吏民遣貢獻焉與曹兖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閒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讀書雅好經史善與人論臧否之談所題目皆如其言世稱郭許之

鑒焉廣陵徐球為汝南太守請邵為功曹球亦名士解褐事之同郡陳仲舉名重當時鄉里後進莫不造謁邵獨不詣蕃謂人曰長幼之序不可廢也許君欲廢之乎邵曰陳侯崖岸高峻百谷不得而往遂不造焉嘗至潁川不詣陳仲弓或問其故邵曰此君之道廣廣則不周故不行也同郡袁李初公族豪俠賓客輻輳去濮陽令歸從車甚盛將入郡界歎曰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之乎謝遣賓客以單車歸家邵之見憚皆此類也司空

楊彪辟不就舉方正公車徵不行或勸郃郃曰方今小
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及天下亂
郃至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郃曰陶恭祖外好
聲名内非其真今徐州殷貴小人在側方厭賓客待吾
雖厚其勢必薄乃渡江投劉繇其後謙捕諸寓士陳留
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士也郃與劉繇俱
行終於豫章焉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甲子帝加元服二月

戊寅有司奏立長秋宫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三年之戚禮不言吉朕雖不能終身思慕其何忍言後宫之選乎於是太尉朱儁司徒淳于嘉司空張喜奏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改葬皇妣追上尊號如穆宗恭宗故事甲申改葬皇妣王氏號曰靈懐皇后后邯鄲人祖苞治尚書為五官中郎將父章襲苞業居貧不仕有子二人男曰斌女曰榮榮則后也后以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妊身怖畏何后服藥欲除胎胎安不動又夢負日而行遂生帝

何后惡之鴆殺后靈帝大怒欲廢何后諸黄門請僅而得止靈帝憫上早孤追思皇后乃作令儀頌初上詔求弑弑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遷執金吾封都亭侯丁亥車駕耕於藉田是時李傕等專亂馬騰等私求不獲騰怒以益州牧劉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欲共誅傕等焉遣子範將兵就騰歧州刺史种邵太常拂之子拂為傕所害中郎將杜稟與賈詡有隙並與騰合報其讎隙於是傕騰攜貳上遣使者和之不從稟遂率衆來欲

和傕騰既而復與騰合壬申騰遂勒兵屯平樂觀將圖長安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李利擊騰遂破之邵範等皆死遂西走稠追之遂謂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雖小有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而不意後不可復乃交馬共語良久别去庚申赦騰夏四月以馬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羌將軍徐州牧陶謙北海相孔融謀迎天子還洛陽會曹操襲曹州而止陳留太守張邈反呂布為兖州牧郡縣皆

應之唯甄城范陽東阿三縣不從邈使人告荀彧曰呂布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給其食衆皆疑彧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時操軍攻謙留守少而布督將大吏多與邈謀其夜彧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人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或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邈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

意謂甄城未易攻也遂引兵去操引軍還攻吕布五月即拜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更封美陽侯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開府如三公六月丙子分河西郡為雍州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震乙酉晦日有蝕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以災異策罷戊午太常楊彪為太尉録尚書事甲子即拜鎮南將軍楊定為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詔使侍御史侯汶洗囚徒原輕繫上避正殿於是穀貴

大豆一斛至二十萬長安中人相食餓死甚衆帝遣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米豆各半大小各有差餓死者甚衆帝疑稟賦不實敕侍中劉艾取米豆各五升燒火於御前作糜得二盆於是艾出問尚書米豆五升得糜二盆而民委頓何也朕甚愍之民不能自濟故部使者出米豆冀有益焉御史不加隱卹乃如是乎尚書以下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於理可杖五十亟遣上親所稟人名於是悉得全濟八月

馮翊羌寇屬縣後將軍郭汜右將軍樊稠等率衆破之斬首數萬級九月曹操還鄄城呂布屯山陽冬十二月司徒淳于嘉久病罷衛尉趙温為司徒録尚書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後漢紀卷二十八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第二十八

二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即拜袁紹為後將軍使持節兾州牧封邟鄉侯沮授說紹曰公累世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内懷相爭未有存主卹民者也今且州域粗定宜迎大駕安宫

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說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動衆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以自近動輙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之者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其孰圖之紹不能從是時以年不豐民食不足詔賣廄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馬直賜

公卿已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峙少乃不承詔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乃上意不可拒也不從李傕郭汜樊稠各自以有功爭權欲鬬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初樊稠擊馬騰等李利戰不甚用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利等怒共譖之於傕傕見稠勇而得衆心亦忌之二月李傕殺右將軍樊稠撫軍中郎將李蒙由是諸將皆有疑心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

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棲無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攪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疑治兵相攻矣上使侍中尚書和傕汜不從汜乃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李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舉事當合天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

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黄門侍郎賈詡左靈一乘其餘諸臣皆步司徒趙溫司空張喜開有急自其府出隨乘輿旣出兵入殿中掠宮人御物是日天子幸傕營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宮府居民悉盡天子復使公卿和傕汜汜又留太尉楊彪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禄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郃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夏四月郭汜饗公卿議攻

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鬭一人刧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刃之中郎楊密說汜乃止朱雋素剛直遂發病死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太守徐珪為州所誣奏郡吏謀賂宦官雋曰明府為州所枉不思奮命而欲行賂以穢清政是有臣無君也今州自有贓汙而求郡纖介抱罪誣人雋具知之請詣京都無以賂為也珪曰卿之智情我所知也今州奏已去恐無及也雋曰操所作章疾馬兼追足以先州且尋郵推之

州書可得矣珪曰善雋即夜發輕騎數十人分伺州書果得而鈔絶之雋得獨至京師上書告刺史罪章即下乃徵刺史珪事得解刺史家聞使刺客分遮道欲殺雋雋知乃從洛陽尉司馬珍自匿變服而去珪大悦雋由是顯名舉孝廉為尚書郎遷蘭陵令光和初交阯賊梁龍等攻郡縣以雋治蘭陵有名即拜交阯刺史雋上書求過本郡募兵天子許之得以便宜從事將家兵二千人并郡所調合五千人分兩道至州界斬蒼梧太守陳

紹遣使喻以利害降者數萬人乃勒兵擊斬龍旬月盡定封都亭侯賜黃金五十斤甲子立皇后伏氏后琅邪東武人也父完深沉有大度舉孝廉稍遷五官中郎將侍中以選尚陽安長公主主桓帝女也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次后次均次尊次朗后以選入掖庭為貴人完遷執金吾於是李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知非正不為盡力郭汜與傕中郎將張苞張寵等謀攻傕丙申兵交矢及

帝殿前又貫傕左耳楊奉於外距汜汜兵退張苞張寵因以所領兵詣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門内外隔絶諸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御晡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轉車駕幸黄白城以舒其憤臣願陛下宜恕忍之未可顯其罪也上納之初傕屯黄白城故謀欲徙傕以司徒趙温不與

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傕欲移乘輿黃白城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仇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喻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金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之其弟應溫故吏也諫之數日乃

止帝聞温與傕書問侍中常洽曰傕不知臧否温言太切可為寒心洽曰李應以解之矣上乃悦傕信鬼神晝夜祭祀為董卓設坐三牲祠之祠畢過問帝起居因求入見傕帶三刀執一刀侍中見傕亦帶刀入侍值傕數汜之罪上面荅之傕出喜曰陛下賢主也傕曰侍中皆持刀欲圖我乎侍中曰軍中自爾國家之故事也傕乃安閏月巳卯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我有誅呂布之功輔助四年三

輔淸淨國家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茍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鄘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者董公之强將軍所知也内有三公以為主外有縱横以為黨吕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抱鉞持節子孫親族荷國寵榮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

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輸力也傕不從訶遣酈酈出詣省門白傕不從詔亂語不順侍中胡邈傕所薦也謂酈曰李將軍於卿非常也又皇甫公爲太尉將軍力也是言何謂乎酈曰吾累世受恩又常在帷幄君辱臣死就爲李傕所殺志無顧也上懼傕聞酈言敕酈令去傕遣虎賁王昌呼酈欲殺之昌諷酈令去還曰臣追之不及辛巳車騎將軍李傕爲大司馬是夏陶謙病死劉備在徐州曹操欲襲之荀彧

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人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今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宫宫必不敢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布破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捨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

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雖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公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所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也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必人人自守而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

勢不悉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孰慮之操乃止復定兖州六月侍中楊琦黄門侍郎丁沖鍾繇尚書左丞魯充尚書郎韓斌與傕將楊奉軍吏楊帛謀共殺傕會傕以他事誅帛奉將所領歸汜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傕汜遷乘輿幸他縣使太官令孫篤綏民校尉張裁宣諭十反汜傕許和質其愛子傕妻愛式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問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宫人美女今皆何所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

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畧詡乃召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乃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尚書等復言和解之意傕以士衆轉少從之不以男各以女為質封為君食邑復以汜從弟浦濟從子繡傕從弟桓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汜兵數百人前曰此天子非邪左右皆將戟欲交侍中劉艾前曰是天子也使參乘高舉帷帝曰諸兵何敢犯至尊邪汜兵乃却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饑

張濟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河陽丙寅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封平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郭汜為車騎將軍假節楊定為後將軍封列侯董承為安集將軍追號乳母呂貴為平氏君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詔尚書郭浦喻汜曰朕遭艱難越在西都感惟宗廟靈爽何日不歎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宣威儒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上曰祖宗皆在洛陽靈

懷皇后宅兆立未遑謁也夢想東轅日夜以兾臨河誰謂其廣望宋不謂其遠而汜復欲西乎遂終日不食浦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張濟諷尚書徵河西太守劉玄欲以所親人代之上曰玄在郡連年若有治理迨遷之若無異效當有召罰何緣無故徵乎尚書皆謝罪上既罪濟所諷也詔曰濟有拔車駕之功何故無有表而私請邪一切勿問濟聞之免冠徒跣謝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為長史詔曰侍中近侍就非其

宜必為關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專政今朕秉萬機豈可復亂官爵邪時上年十五每事出於胷懐皆此類也丙子郭汜等令車駕幸郿侍中种輯城門校尉張材衆在汜營密告後將軍楊定安集將軍董承興義將軍楊奉令會新豐定等欲將乘輿還洛陽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是月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曰救我者唯臧洪乎衆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必不背本也但恐見禁制不

相及耳遠洪聞之果徒跣號泣竝勒所領又從袁紹請兵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絶不與通紹興兵圍之不能下紹使洪邑人陳琳以書喻洪洪荅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悵恨難為心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遂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也

豈寤天下不悦本州見侵郡將遘尼請師見下辭行祓拘使洪故君有羑里之厄洪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筴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疎異畫故便收淚告絶用命此城正以君子之違不適讎國故也吾聞之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篆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但懼秋風揚塵伯珪

馬首南向北鄙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宜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異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之城中穀盡外無強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

城未敗將妻子出吏士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一朝為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翊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何有擁衆而觀人屠滅

惜力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讎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服而原之見洪辭切終不為用乃殺之冬十月戊戌氾黨夏育高碩等欲共為亂脅乘輿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曰可出幸一營以避火難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上將出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斬首五千級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煨與楊定有隙迎乘輿不敢下馬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段煨欲反

上曰偎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也必有異心於是太尉楊彪司徒趙温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等曰段偎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來在偎營詔曰何以知之文禎左靈曰弘農督郵知之因勑督郵使曰今郭汜將七百騎來入偎營天子信之遂路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偎使种輯左靈請帝為詔上曰王者攻伐當上參天意下合民心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而欲令朕有詔

邪不聽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乃輒攻猥營是夜有赤氣貫紫宫定等攻猥十餘日不下猥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司隷校尉管郃以為不宜攻猥急應解圍速至洛陽定等患之使楊奉請為巳副欲殺之帝知其謀不聽詔使侍中尚書告喻之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段猥相招共救之因欲追乘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為汜所遮單騎亡走是時張濟復與傕汜合謀欲留乘輿於弘農十二月行幸弘農濟

汜傕追乘輿衛將軍楊奉射聲校尉沮雋力戰乘輿僅得免雋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雋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此也傕乃殺之雋時年二十五其督戰訾實負其尸而瘞之濟等抄掠乘輿物及祕書典籍公卿已下婦女死者不可勝數壬申行幸曹陽傕汜濟并力來追董承楊奉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衆來與傕等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詔使侍中史恃太僕韓融告張濟曰朕惟宗廟之重社稷之靈乃心東都日夜以冀洛陽丘墟靡所庇蔭欲幸弘農以漸還舊諸軍不止其競遂成禍亂令不為足民在塗炭濟宿有忠亮乃心王室前者受命來和傕汜元功既建豈不偉乎濟其稟給百官遂究前勲昔晉文公為踐土之會垂勲周室可不勉哉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復東引詔曰傕汜自知罪重將遂唐突為吏民害可復待韓融還乃議進退承等固執宜進庚申車駕

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距傕等來追王師敗績殺光禄勲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御史鄧聘大司農張義是時司徒趙温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隷校尉管郃爲傕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柰何害之也傕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弗聽是時虎賁羽林行者不滿百人傕等繞營叫喚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詔

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孔子慎馮河之危豈所謂安居之道乎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登也宗正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險舊故有河師猶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董承等以為宜令劉太守使李樂夜具渡船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議欲續馬轡繫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四董承使符節令孫儼從人間斫后左靈曰儼是何等人也以刀扞之殺旁

侍者血濺后衣伏德以馬轡不可親腰以絹為輦下校尉向弘居前負帝下至河邊餘人皆匍匐下或有從岸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破之帝乃御船同舟渡者皇后貴人郭趙二宫人太尉楊彪宗正劉艾執金吾伏完侍中种輯羅邵尚書文禎郭浦中丞楊衆侍郎趙泳尚書郎馮碩中官僕射伏德侍郎王稠羽林郎侯折衛將軍董承南郡太守左靈府史數十人餘大官及吏民不得渡甚衆婦女皆為

兵所掠奪凍溺死者不可勝數衛尉士孫瑞為傕所殺傕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為幔既渡幸李樂營河東太守王邑來貢獻勞百姓丁亥幸安邑王邑賦公卿以下綿絹各有差封邑為列侯庚子拜胡才為征北將軍領并州牧李樂為征西將軍領涼州牧韓暹為征東將軍領幽州牧皆假節開府如三公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連和還所掠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駕數乘是

時蝗蟲大起歲旱無穀後宮食棗菜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於是安東將軍楊奉衛將軍董承征東將軍韓暹謀以乘輿還洛陽乙卯建義將軍張陽自野王來與董承謀迎乘輿還洛陽安國將軍封晉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袁術自以依據江淮帶甲數萬加累世公侯天下豪傑無非故吏以為袁氏出陳舜之後以黃乘赤得運之次時沛相陳珪故太尉球之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交遊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

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福今世紛擾復有瓦解之勢誠英雄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為吾心膂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民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埽平凶慝清定海内有徵矣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請陳至情雖逆於耳骨肉之恩也天子之敗於曹陽

術會其衆謀曰劉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有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有殷紂之暴術默然不悦遂造符命置百官焉

後漢紀卷二十八